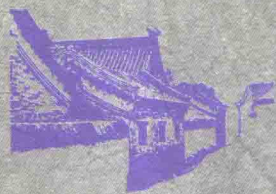


老舍 著

老舍文集

中短篇小说



传世精品 雅俗共赏

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

揭示小市民生活遭遇及内心世界
嘲讽旧社会卑劣人性与社会百态

卷外读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舍 著

中短篇小说

老舍
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文集. 中短篇小说 / 老舍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88-9038-9

I. ①老… II. ①老… III. ①老舍 (1899-1966) — 文集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36745号

老舍文集：中短篇小说

LAOSHE WENJI: ZHONGDUANPIAN XIAOSHUO

作 者 老 舍

责任编辑 王嘉英

封面设计 尚上文化·海凝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150001

电话：(0451) 53642106 传真：(0451) 53642143

网址：www.lkcbs.cn 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22.5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388-9038-9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

出版说明

老舍，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生于1899年，卒于1966年，满族，祖籍北京。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老舍先生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

本文集收录了老舍先生自1917年至1966年间创作的各类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杂文、曲艺、诗文以及生前未曾发表的手稿、书信等，共分为八卷：

第一卷为《长篇小说（一）》收录了老舍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鼓书艺人》和《牛天赐传》。

第二卷为《长篇小说（二）》收录了老舍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猫城记》《赵子曰》和《火葬》。

第三、四卷为《四世同堂》，分为上、下两卷。《四世同堂》中，第三部《饥荒》后三十段未曾发表，中文原稿已毁，现

为英文译本复译而得。

第五卷为《中短篇小说》，收录了老舍先生不同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由作者编订出版的单行本作品集，基本按最初版本的原貌收入。不过，由于版面限制，编者不得不忍痛舍弃些许篇章，具体包括：《赶集》中删去《同盟》《马裤先生》《微神》三篇；《樱海集》中删去《老年的浪漫》《邻居们》两篇；《蛤藻集》中删去《且说屋里》一篇；《火车集》中删去《东西》《一块猪肝》两篇。

第六卷为《戏剧精选集》，收录了老舍先生不同时期创作的戏剧作品。由于篇幅限制，除《茶馆》《龙须沟》《大地龙蛇》三部作品外，其他作品大部分为节选。

第七卷为《散文、杂文与译文》，收录了老舍先生不同时期写作的散文、杂文及译文作品。

第八卷为《诗文、曲艺与书信》，收录了老舍先生不同时期写作的诗文、曲艺及书信作品。

该文集中所有作品在此次修订中，都参照最初版本、原发报刊及手稿进行校勘。另外，由于时代不同，原作品的用字难免与现代用字有所不同，甚至有些字在现在看来为错别字，为此编者斗胆将这些字改为现代用字，以方便广大读者阅读欣赏，如将原文中“拚”改为“拼”，“矇”改为“蒙”，“罗嗦”改为“啰唆”，“楞”改为“愣”，“迷忽”改为“迷糊”，“疙疸”改为“疙瘩”，等等。

目 录

赶 集.....	001
序.....	002
五 九.....	004
热包子.....	008
爱的小鬼.....	013
大悲寺外.....	020
开市大吉.....	038
歪毛儿.....	046
柳家大院.....	058
抱 孙.....	070
黑白李.....	081
眼 镜.....	097

铁牛和病鸭·····	105
也是三角·····	117

樱海集····· 131

序·····	132
上任·····	135
牺牲·····	153
柳屯的·····	180
末一块钱·····	203
毛毛虫·····	214
善人·····	220
月牙儿·····	226
阳光·····	254

蛤藻集····· 285

序·····	286
老字号·····	287
断魂枪·····	294
听来的故事·····	303
新时代的旧悲剧·····	312

新韩穆烈德·····	372
哀 启·····	389
 火车集·····	 401
“火” 车·····	402
兔·····	415
人同此心·····	433
杀 狗·····	444
我这一辈子·····	467
一封家信·····	531
浴 奴·····	540
 贫血集·····	 549
小 序·····	550
恋·····	551
八太爷·····	563
不成问题的问题·····	574
小木头人·····	612
一筒炮台烟·····	631

集 外..... 645

记懒人..... 646

敌与友..... 652

牛老爷的痰盂..... 659

不说谎的人..... 665

狗之晨..... 673

沈二哥加了薪水..... 680

创造病..... 686

裕兴池里..... 692

生 灭..... 699

老舍文集 中短篇小说



赶 集

序

这里的“赶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的意思，不是；这是说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东西都是赶出来的。几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个：我本来不大写短篇小说，因为不会。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做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快信便接得更多：“既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的工夫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着吧，赶一篇，要快！”话说得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得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到如今居然凑成这么一小堆堆了！

设若我要是不教书，或者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至少是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书，白天的工夫都花费在学校里，只能在晚间来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没办法！

现在要出集了，本当给这堆小鬼一一修饰打扮一番；哼，哪有那个工夫！随它们去吧；它们没出息，日后自会受淘汰；我不

拿它们当宝贝儿，也不便把它们都勒死。就是这个主意！

排列的次序是依着写成的先后。设若后边的比前边的好一点，那总算狗急跳墙，居然跳过去了。说真的，这种“歪打正着”的办法，能得一两个虎头虎脑的家伙就得念佛！

蒙载过这些篇的杂志们允许我把它们收入这本里，十分的感激！

老舍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济南。

五 九^①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系统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地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① 本篇发表时署名鸿来。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地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道：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做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做！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么，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划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

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

“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像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

“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做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

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地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地，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地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噉！”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么一碗茶，便走了。

热包子

爱情自古时候就是好出轨的事。不过，古年间没有报纸和杂志，所以不像现在闹得这么血花。不用往很古远里说，就以我小时候说吧，人们闹恋爱便不轻易弄得满城风雨。我还记得老街坊小邱。那时候的“小”邱自然到现在已是“老”邱了。可是即使现在我再见着他，即使他已是白发老翁，我还得叫他“小”邱。他是不会老的。我们一想起花儿来，似乎便看见些红花绿叶，开得正盛；大概没有一人想花便想到落花如雨，色断香销的。小邱也是花儿似的，在人们脑中他永远是青春，虽然他长得离花还远得很呢。

小邱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和哪年搬来的，我似乎一点也不记得。我只记得他一搬来的时候就带着个年轻的媳妇。他们住我们的外院一间北小屋。从这小夫妇搬来之后，似乎常常听人说：他们俩在夜半里常打架。小夫妇打架也是自古有之，不足为奇；我所希望的是小邱头上破一块，或是小邱嫂手上有些伤痕……我那时候比现在天真的多多了；很欢迎人们打架，并且多少要挂点伤。可是，小邱夫妇永远是——在白天——那么快活和气，身上确是没伤。我说身上，一点不假，连小邱嫂的光脊梁我都看见过。我那时候常这么想：大概他们打架是一人手里拿着一块棉花打的。